



儿时捕蝉

□杨留碗

窗外,蝉鸣声声,勾起我几多童年回忆。

那时,小学一放暑假我那善于捕蝉的小手就开始痒痒,迫不及待地开始做捕蝉的准备工作:找来两根长长的芦竹,用细铁丝捆绑好,再把家里尚未用完的“海鸥”牌洗衣粉倒在一个粗瓷大碗里。如果此时不幸被妈妈撞见了,她会忍不住嗔怪:“小家伙,又想去捉知了了!”我却充耳不闻,自顾自地再找来一根粗铁丝弯成“9”字形,把刚才倒空的洗衣粉袋口紧绑在上面,死乞白赖地央求妈妈用线缝好,最后把做好的罩子用细铁丝固定在芦竹顶端。这样,捕蝉的工具就准备完毕,万事俱备,只欠“捕蝉”!

这时,我就会扯开嗓门,唤来左邻右舍的两个小伙伴。因为他们比我小两三岁,我就俨然成了他们的“带头大哥”,他们唯我马首是瞻,我总是让他们一前一后扛竹竿,我在前面带路,他们屁颠屁颠地紧跟在我身后。

炎炎盛夏,中午更是骄阳似火,然而我们不怕热,晒黑皮肤也无怨无悔。因为此时蝉叫得最欢,正是捕蝉的黄金时间,热算得了什么!高温又奈我何?我们一人一条湿毛巾挂在脖子上,在大人们的埋怨声中昂首挺胸地出发了。

追寻着蝉鸣声,我们悄悄摸到树下,不约而同地仰起头搜寻蝉的影踪。一旦发现了目标,我便从小伙伴手中接过竹竿,晃悠晃悠地举起来,再根据罩子和蝉之间的距离,相应调整所站的位置。位置找妥了,我并不急于扑上去。我先用湿毛巾擦去额角的汗,以防仰头捕蝉时汗水流进眼里模糊了视线;再深深地吸足一口气,屏息凝视,慢慢地,慢慢地移动罩子,小心翼翼地凑近蝉。大约离蝉只有两三寸距离时,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罩上去。这时的蝉如同惊弓之鸟,慌了神,一失“足”成了“罩”中之物。我缓缓地把竹竿放平,两个小伙伴便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,争先恐后地把蝉逮进早已准备好的大瓶子里。我的脸上便洋溢着得意的微笑。

那时年少轻狂的我,竟然也学曹植七步赋诗,不知天高地厚地口占一绝《捕蝉》:“盛夏蝉鸣枝叶里,循声凑近仰头搜。风来显露藏身处,猛罩惊飞网内投。”我的两个小伙伴对我羡慕嫉妒,唯独没有恨,只有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这样,半天下来,我们便能捕到二三十只蝉。虽然难免有失手的时候,甚至脸上还被撒过蝉尿,但看到这么多战利品,这点倒霉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一到家,我们要么用线系住蝉的脖子,让它们在屋子里乱飞,可就是飞不出我们的手掌心;要么剪短它们的翅膀向空中一抛,看它们飞不高飞不远就又一头重重撞在地上。这时,家里的馋猫也喜欢偷偷地来凑热闹,往往趁人不备衔住刚撞在地上的蝉就跑……

窗外,蝉鸣又起。我是多么想回到儿时,“老夫”聊发少年狂,忘乎所以地再捕一回蝉,同时也捕回那远去的童年欢乐!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

陪母亲过七夕

□马俊

又逢七夕节,我周围的小情侣们又开始“跃跃欲试”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七夕节被人们过成了情人节。其实我们小时候,七夕节跟情侣没有什么关系,就是传统的乞巧节。

那时每年七夕节,母亲都要陪我过。她买来七彩线,教我缝补和绣花的手艺。有一年,家里刚买了缝纫机,母亲就在七夕节教我用缝纫机。她笃信,乞巧节这天如果过得郑重而有仪式感,女孩将来必定是个心灵手巧的人,而心灵手巧的女孩赢得幸福的概率会高很多。

去年,我突然奇想,七夕节何必要过成什么情人节,不如陪母亲一起过,重温小时候的温馨时光,享受母女之间温暖的亲情。而且母亲喜欢女红,针线活做得好极了。陪她一起过七夕节,让她展示一下自己的特长,她一定会特别开心。

于是,我打电话给母亲:“妈,七夕节我们回家,咱们家的小女孩、大女孩、老女孩一起过七夕节!”母亲听了哈哈大笑:“那敢情好,咱们过乞巧节,让丫丫和萱萱学着拿针线!”丫丫是我的女儿,萱萱是我的侄女。母亲的思想果然还停留在古老的年代,想着让女孩子们通过乞巧节变得心灵手巧。她可能不知道,别说现在的小女孩,连我们这代人都很少用针线了,我自己平时连袜子都懒得缝,破了就直接丢掉。

我陪母亲过七夕节的目的很简单,就是陪她怀怀旧,感怀一下老时光,顺便帮她拾起已经有些久远的兴趣。

七夕节那天,我准备了各种颜色的线,还有大大小小的针,赶到母亲身边。她见了,笑起来:“你这是要绣花吗?”我说:“对,在手绢上绣花!”我在网上买了几块白手帕,打算在上面绣一朵小花,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。这个安排是有缘由的。记得我到外面上学的那年,母亲给我做了好几件衣服。上衣、裤子,都是她亲手裁剪缝制的。那时候我还背诵了古诗给她听: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”我说起学校以穿校服为主,母亲做的衣服可能穿不了几回。她听完后,立即开始为我绣手帕,连夜绣了好几块。那个年代女孩随身都带手帕,母亲就在白手帕上面绣上了花。贴身带着母亲绣的手帕,感觉母亲的爱也在身边。

我说起这些往事,母亲笑微微地听着。她陶醉在似水流年中,脸上的表情幸福又安详。丫丫和萱萱也吵着要做针线活,母亲便教她们缝沙包。两个孩子笨手笨脚,针线在手里怎么都不听使唤。母亲说:“哎呀,今天晚上拜织女的时候可咋办?”我笑了:“不会就不会吧,现在谁还拜织女。我小时候每年乞巧节都拜织女,也没见心灵手巧到哪儿去。妈,乞巧节你就展示一下‘才艺’,让我们欣赏欣赏就行了。”母亲老了,很多事力不从心,可她的眼睛特别好,做起针线活来一点不含糊,大概她天生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。母亲开始在手帕上绣花,她的动作娴熟优美,简直带有点舞蹈的韵律。她绣出来的花,鲜活生动,把我们惊到了。两个孩子使劲为母亲鼓掌,母亲笑得开心极了。我趁势鼓励她说:“妈,没事的时候,你可以做点活,当成兴趣,可以为生活增添乐趣呢!”母亲笑着点点头。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

夏日的冰棍

□张勇

小时候,“冰棍儿”三个字在孩子们的心里,分量那叫一个重。

夏天里和父母围绕主动担负家务活儿、随同前往亲戚家吃宴席等事项,一准是要将买冰棍儿作为附加条件,主动申请、来回博弈一番的。倘是“谈判”成功,得到上午、下午各有一根冰棍儿的“奖赏”,那欢天喜地的感觉简直无法言说了!

我小时候对“冰棍儿”这词儿就尤其敏感。大热天里午休躺在凉席上,迷迷糊糊间听得一声“冰棍儿啊,绿豆冰棍儿啊”的吆喝声。就在眼睛眨巴头脑已然清醒的当儿,那美妙的呼唤已由远至近,快到了家门前的国道上。说时迟、那时快,我一个挺身一个转向,一边紧捂大短裤兜里的几分钱,一边摆动挥舞胳膊,“卖冰棍儿的,这里要买冰棍儿”,连喊带奔向着那自行车载冰棍儿箱而去。我到现在都认为,如今我仍然能够做得了“鲤鱼打挺”,百米跑得飞快,八成都是那时抢抓时机买冰棍儿练成的。

炎热的夏天里再也没有比冰棍儿更好吃的东西了,尤其是白糖冰棍儿。

你瞅那小胖仔,明显是个着急型的。右手大拇指和食指紧捏冰棍儿下端的细竹签,左手连捧带护地撕开一半包装纸的当儿,小嘴和双手那么连送带递,已将刚出冰棍儿箱的硬长方条冰块儿硬生生给啃下一块,包进了嘴里,尽享起那冰冰凉凉由嘴到喉,直浸到肺、再到心尖尖儿上的畅快了。

倘若买冰棍儿的是个小丫头,那多半是个“舍不得”型,则又是另一幕咂吧有声的场景了。冰棍儿纸撕开后是绝不会直接上去咬上一大口的,那样消耗得太快。她会待冰与热浪相遇的第一阵冷气腾起时,把冰棍儿尖儿举到唇边,连吸带吮,将那冰的冷与糖的甜一同交融交织,给深度转换上一番。直到那白糖冰棍儿已被舔食得没有了丁点儿甜味,靠近竹签手抓位置只剩下一块拇指大小,且已然分明稀松的冰碴碴儿的时候,才会带着清爽的惬意与丝丝不舍,全部含入口中,慢慢地一扯一嚼,体会一把幸福冰的“咔嚓”声儿……那套慢动作,至今回味起来,都觉着充满了仪式感,那才叫做正儿八经地用心吃冰棍儿。

现如今,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好了,各种冷饮样式、口味五花八门,在春天、冬天里裹着羽绒服也照样享受“冰爽”清凉。可我还是习惯只在炎热的夏天里,捏起一根冰棍儿,或啃或吮那冰与糖的甜,感受那股子透心的甘爽清凉。似乎,那样的念旧,才是夏天应有的样子,才是夏天的味道……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